



宋文鑑卷第四十七

奏疏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請補館職

請復唐馭幕之制

請下罪已詔并求直言

論常平倉

論國計

論免役錢

論災異

論温成立忌

論輔郡節制

論邪正

歐陽

脩

歐陽

脩

宋

祁

宋

祁

余

靖

張

方平

張

方平

劉

敬

劉

敬

劉

敬

劉

敬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歐陽

修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
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
常道也伏惟 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膺天地
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已來仁施澤浹九族
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之重
陛下受先帝命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慎之重
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
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
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
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
其當以時施行

請補館職

歐陽

修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
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
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
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
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財者竭其力有
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
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
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
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畧也
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能之後也是以
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務而名臣賢
輔出於儒學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
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

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後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過眷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請復唐馱幕之制

宋

祁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

賈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計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蕪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白軍負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破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帶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請下罪已詔并求直言

宋

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其治之代不能

無咎僻君以祥自泰故益侈而趣亡賢主以咎脩德故
愈畏而蒙衽則祥無必慶咎無故凶視銷伏之女何耳
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害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
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
國震動之占 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
翻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茲法有階隙天於 宋室
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
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王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
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
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
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
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 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金
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

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 陛下但不暫際
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提穆而臣便論危
事必難取信然 陛下試一念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
假有飢空以何理拯救脫致窺間有任之將謂誰儻
擅恣可防之鄒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
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
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
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 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
權雖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聞貴近牽制之
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
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
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

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眚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群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望荒饑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

聯寫于左如有可采請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待罪之至

論常平倉

余

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

深遠臣敢授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贍飢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斛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斛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論國計

張

方平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即

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正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也凡所為賞罰法令仁義廉耻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衡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巨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

城軍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尔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尔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无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

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接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

事體大在 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 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 眞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太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日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尔若但遵常守故齷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嗷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 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免役錢

張方平

臣切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顧公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之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治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

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
君通亦多之神術也 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分立五
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北所謂取於田者也
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
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莞權征筭斥賣百貨之利
此所謂取於閩市者也權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
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
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
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宮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
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
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 太宗
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契丹 真
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

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
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
而究者矣 陛下憫時政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
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絕建募備以
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教要在崇德而厲業以惠養
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
而言至于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
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
二稅之外諸色公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
鶩錢鞋錢如此雜料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征橫
斂因而著籍遂以為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
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斛一十五萬八千
有零碩正稅并和預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

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公納錢雖緣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斛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二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諸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可見也凡公私錢幣之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歛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備錢既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

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醢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黠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春磨銛金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伯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為功于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比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頌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未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

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陪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雀備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新粒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為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為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有遺根故求一對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寬愧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災異

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粲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下相飭而自天祐之切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恠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

未盡 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恠變妖孽疹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日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切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論温成立忌

劉 敬

臣伏聞敕旨為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感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探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

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其實然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柰何以温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寘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論輔郡節制

劉 敬

臣伏觀詔勅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敝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尔設今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未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為便也其意乃實

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為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論邪正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

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耻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踈當踈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節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志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維賜采擇之

宋文鑑卷第四十七

宋文鑑卷第四十一

觀采對之

禮部志林右司郎中直直之容以不微其恩

宋文鑑卷第四十八

奏疏

論增置諫官

請敘用孫沔

論陳執中

請建儲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論後宮等級

貢院乞逐路取人

進五規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蔡襄

范鎮

范鎮

趙抃

司馬光

司馬光

司馬光

司馬光

司馬光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是三
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
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
擢任不疑孟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
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
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
諫之難如素靖脩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
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
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
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
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
其心事有必湏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
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

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
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勲
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
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
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
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
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
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
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
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
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符者言
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
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

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請敘用孫沔

蔡曩

狀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履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刻除蠹弊擊擿豪強令行禁止與浮屠

大族日爲讎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淆至今衰息自所爲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闕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爲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然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穿孰肯爲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寃沔以嘗副樞府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鈔二廣近待至多獨沔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沔且老矣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効察難明之咎滌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脩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論陳執中

范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爲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隨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湏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執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言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求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請建諸

范鎮

伏惟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爲也臣不爲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取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文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纒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爲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爲而陛下方以祖宗後裔爲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爲得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

之失者以為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
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
定矣方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 陛
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
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
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 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
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
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
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聞君之為也伏惟
陛下觀 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 真宗皇帝時故事
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為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
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
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 陛下之

明也既而自解曰 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
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
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
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
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
再拜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

抃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
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
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
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柰何自剪除羽翼臣未
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
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

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
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
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
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
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
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以
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
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
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
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
之至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

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
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
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
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

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
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
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
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
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
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一作英材以爲公
卿百官一作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
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圖
圖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

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
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
意哉伏望 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
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
法施行仍自今後求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
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臣伏見 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
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
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
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
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
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

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
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
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
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
譏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
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
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
感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
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
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
伏望 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
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一作論

道義發善抑惡轉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
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
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
為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
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
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
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
彊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
祕閣校理孟洵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
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
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論後宮等級

司馬

光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閔睢前世

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 祖宗之

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

二以下醫工胥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墮舊制內

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寔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

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躉絕致有軍營并市下俚婦

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使臣嘗

念此不勝憤慨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

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

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

負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

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

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

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

光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錄廳舉人試卷交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弥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定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蓋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上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弥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

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弃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往往私置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率至於不用蔭贖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

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作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本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弥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踈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弥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

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弃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可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尚以爲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弥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所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弥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

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真院遵守施行者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只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

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躑躅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誓願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

於是有人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情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先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

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爾壘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振之躬擐甲胄擲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

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

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它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歌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師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

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
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
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
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拍顧而成耳失
今不爲已廼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目斯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
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
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
則備暑也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禪販之人猶知旱
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
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

不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
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間暇無有災害之
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教其
政治也夫桑土者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
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
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
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
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
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
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
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

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
幸安可數恃哉 陛下何不試以間暇之時思不幸邊
鄙有警飢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
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
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
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
者 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
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
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
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
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
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祐譽以待遷或容身免
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計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懷苟且之計莫有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
非 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
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
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跋盞又類辟
且病疥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
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
痼疾 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它奇
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
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
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其
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

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士之端君以此思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官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它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

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主本失而未在譬猶膠版
爲舟搏士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
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
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 陛下撥去
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
保宗廟張布網紀使下無亂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
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
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
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
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
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宋文鑑卷第四十八

宋文鑑卷第四十九

奏疏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論階級

司馬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臣伏覩

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

陛下欽承慈旨獨

斷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
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陛下雖踐祚其年於國家大
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嘗式小事非天下所望
於陛下者也 陛下聖體未安倦
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 陛下上畏 皇太后之

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謙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
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
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
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謹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
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
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
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
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
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
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
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
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
仁宗皇帝之意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

人不敢不恪求湏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
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關則天下之
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
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撥語言外如效忠
內實求媚以相離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
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
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
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
當自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
比日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
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
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
怠惰求湏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

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内生疾疾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智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

還並進巨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然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亂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祉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隨紊群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陛下

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頌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故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階級

司馬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皆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

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恃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

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
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
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
生於高直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
寤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
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
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
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契
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
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
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
也臣愚竊惟 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 仁宗
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

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
大故也今 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
臣數以爭又察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
紛不息臣竊為 陛下借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
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
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
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
趙滋為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况今民
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
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
易支也伏望 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
小小相侵如魚舡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
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

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
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
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
於幕北復漢唐之士守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

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
以其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
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切歎若以其責爲不
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
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謹告不
一此誠忠賢助朕憂陽以剗制改法祛弊除患之時宜
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
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

弗言尔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
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林自 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
服事 三朝恩隆德厚墮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
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况聖意采納之
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爲
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万分之一邪臣聞爲
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
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
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
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

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准

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闕天下奏事群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灼火研味經史博群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年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

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慕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无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

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忙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官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

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豈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辦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

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推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旣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

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具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大

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謂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切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

陛下曷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
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
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切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
茲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
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
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
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
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
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
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
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
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
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

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
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又行巨竊恐似未得其要也
夫三人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
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
苟不為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
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人必或
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
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
是則危辱此乃安危辱榮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
故博謀群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
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
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
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
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
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
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
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
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
矣今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
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群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
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
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
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

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
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
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無傷垂死
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
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
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
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
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
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
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紛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
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
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
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

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
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
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
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
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切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
之所私議切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
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宋文鑑卷第四十九

宋文鑑卷第五十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 官光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 官光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 誨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 誨

論選部
呂 誨

論王安石
呂 誨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 官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暗于致

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

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

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

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各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倣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太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若力為陛下別

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切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擲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洩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尤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切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為繼躡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相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

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効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然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以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

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蔽諂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又令使者督責

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設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徒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群臣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聞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万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豈不遽止然尤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可今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謂所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討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

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
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
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
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曰
新法群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
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
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鬱於上
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
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
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
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

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
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
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
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塩之事皆不足爲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
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
此六者之爲害人无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
左右前後之臣曰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
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
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
聖聰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
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
免役錢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

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
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
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積穀稍多室屋脩完
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万於家者也其貧者藍
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
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
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
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无
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无也今有司爲法則不
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申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
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
三分減二於斛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
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

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
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
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
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旣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
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
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
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
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
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
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
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
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
民窮困已極而无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

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
滋月蔓彌漫山澤踞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
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
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
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乃晏然自得以爲
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
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黜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
遠復无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
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
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光不利也昔
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苗髮則
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

而思補其過也故其終雪前耻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
四夷中國虛耗賦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
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
郎爲文學者皆以屬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
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
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手心也故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
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
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
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
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下寧
懇切或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
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

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
擇忠讜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
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
年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
易務其所積物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
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
閱使賑田力繕所興脩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
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
霽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
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
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切聞陛下以旱暵之
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
六者亡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

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
尤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為無復災也又
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
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
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
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
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
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其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
臣衰疾寢增恐万一溢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
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尤棄
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宥臣無
任懇切惶懼之至

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

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况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

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臣伏覩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比嘗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為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為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

而賞之者私於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偈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已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臣切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宜繁常患遺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朝藩

鎮延辟士人既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勅許於本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呂

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

簿書而青簣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瘵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僊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替之以課策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為五等二之上聞于朝當為進任四之下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敘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敷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

誨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

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
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孝士
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
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
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
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
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異上寤於宸
監一言近誣乃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
司因開封府爭鶴鶉公事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
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
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
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
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

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
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
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盃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
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
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負執經在
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
万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
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
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
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
於已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
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
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

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
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
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
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
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
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
下唯恐其後皆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擢其事六也
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
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
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
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
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
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

守大躰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
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
列其事八也 陛下方稽法唐堯敷睦九族奉親愛弟
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迁居于外離間
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
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
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
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
掌握重輕可知矣又幸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
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
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 陛
下悅其才下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无復卞大奸
得路則賢者漸去乱絲是生臣究安下之迹固无遠略

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
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 陛下圖治之宜
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
如安石久居廟堂必无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
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况 陛下志在
剛决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
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
請避怨敵

宋文鑑卷第五十

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奏疏

論治本

孫沔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沔

論詔獄

吳育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

王安石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官給俸錢

呂公著

論戒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論季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論治本

孫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

之德仲尼刪詩著爲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
丘明直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
言号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火風之威則
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
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爲患
而立教於將來者也恭以
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
三朝之謨訓躬萬機之憂勤旰食在治將二十年雖古
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帶無專權之臣
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
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
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而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
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陰治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

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
景祐已來三黜寵姬聞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
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
速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游美
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雙鬘宗華衛分道爭
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此非所以視外而垂範者也臣
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
后出入不得各排儀位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
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
中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
記典言一百二十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
五百人俸給止于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盛今聞十
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

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爲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敷抑制尚或騰凌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王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負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父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切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大紫庭儼雲龍非

深嚴不爲尊非禁戒不爲備闌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闔外言不入於闔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惟箔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爲地迹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期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姦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五十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下上下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肅靜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姦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東門劄

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僞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即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閑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構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

矣宮禁嚴則中閫之事絕于衆口而朋黨不生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削威恥可消正其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 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敏德太寧養冲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 聖日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振也慾焉得剛非用天下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昊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爲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

積爲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
擁爲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
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爲不測之慮履霜至于
堅冰然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
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乃方
之幸皆 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
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林
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
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葉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
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
其說異日爲 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
歷詆於群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
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所愧矣伏望夙夜之

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爲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威顏
甘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 沔

臣切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
用錢多或至一萬貫蓋 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假
武臣俾之足用犒設軍資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
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
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閑地至於老死未聞
退辭軍資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爲已有與之既
不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爲小事恐傷大體臣
願引即借三事以爲之比乞 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
無損矣今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
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

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豈能
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家二
也田况召自江外受命陝西委參使幕合得賜賚一二
百貫此亦微事湏合自陳况既取言賜以弗及三也蓋
以國家關用多方節則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例者雖
枉費於萬金不為惜無例者雖可賞亦不知卹例之為
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
橫儀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
罷盡隨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內臣寮此足使武夫悍
卒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
禮

論詔獄

吳

育

先王凝旒黠纒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屬之

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
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 祖宗以來不
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揚
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万目隨之咸
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七請求常事非
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
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
館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
也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
以養廉耻示 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
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
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
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 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

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令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取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論主本朝百年無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

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技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

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万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獨鈞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敗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

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黜之日天下号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官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

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
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
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
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爲
之擇將而又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
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
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
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
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
曰人事亦天助也蓋 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
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
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
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

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
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 安石

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
初亦惟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
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 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
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
迪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
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
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
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
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
若得此輩在位 陛下何所利乎若 陛下疑覺有交

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有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謹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鄴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比日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惟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此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爲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

故自非貪更非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体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耻之甚者莫不敢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祿故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兄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瘼官之弊伏惟

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酌詳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

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為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

公著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切觀陛下自臨御

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小官而超
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
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
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之賢而人才亦不可
多得今 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
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
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
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 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
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
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矣而難用也漢武帝時
公孫洪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
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
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

其才業亦容有進惟 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于
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
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 公著

臣聞皇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
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堯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者知人也諛諛知其所蔽淫諛知其所諂邪諛知其
所離遁諛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
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
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
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迂人主之意然後四
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
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

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自
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
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
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
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
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
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
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
縉紳聞之皆以爲顯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
爲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
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
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
道陛下聖德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復崇高之位

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
此群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茲
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
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
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
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
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爲陛下所照者
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顯
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
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肆意忠厚不失
臣子之体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
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官之要津而小人
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

意非特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財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論韓維不當責降

請議恕私罪

論勅不由銀臺司

請不汎於諸家為賴王擇妃

論初御殿三事

請舉遺逸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論章惇

論黃河

請寬蔡確貶責

呂

呂

韓

韓

韓

韓

鄭

呂

范

范

范

公著

公著

維

維

維

維

獬

大防

純仁

純仁

純仁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進十事

范純仁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本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倦倦報國之誠不能自己輒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觀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彙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万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

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毋乃方百姓皆為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

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咸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万代譏笑或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
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
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
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

天下之講學

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德之本在道道之本在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
方万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
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
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
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
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
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

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
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
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
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群下而景帝用
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
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
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
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
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
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
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

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為苟得忠言
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諂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
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警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
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
下之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弗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
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已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
也及紂為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
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復諫自用則
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

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
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万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
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
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
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
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
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而不薄斂

古人有言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
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
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
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

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以任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丞

下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周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白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過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下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

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洪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万户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鋒起而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于無若商王受之迷

亂醜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亂罰無非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
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
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
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于
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獻
圖亦弊并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
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
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
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
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
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
已矣惟 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 公著

臣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
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
必是進封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
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
事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
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
兼維素有人望又以直言廢棄 陛下始初清明方蒙
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
以惑聖聽况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
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
以道調平喜怒以復 仁祖之政若大百倉卒被罪則
小臣何以自保臣受 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
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 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
怒不敢愛身以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
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 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已之徒不廢
迂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為仕進
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即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
命官本為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
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
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為輕重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
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可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奏及
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
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
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揖馬之有
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万里之塗而自毀其
維揖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
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 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
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敷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僂俛
而退猶望 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脩明舊法而防
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藎坐守空

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 聖慈以
臣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
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 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爲穎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審
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
正家則承宗事以繼万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
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
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
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
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
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
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

弃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
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
切幸國家有以振之今 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
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
穎主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
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
覽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
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万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
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 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
三事以爲慎始正本之助幸 陛下省察一者 陛下
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摧慕爲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

已者爲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闕略故事始見
羣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
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天下之
務者也 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
盡其心其至于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
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
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
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
有司行事最爲失体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体既正矣
若夫恭已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
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 陛下加意慎重以副
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

獬

臣代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
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
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
所失者爲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爲怪一爲敦遣而疵
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
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媚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
而稍爲增損蓋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
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爲敦遣者哉宜正
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
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薦者
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別
爲一榜命官入仕即與正進士同如以爲歲增中第者
差多即却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

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

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為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摠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摠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敝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

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以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論章傳

范長日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傳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下陛下即賜俞允臣以陛下天下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

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 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
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
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
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
陛下戒勅宣諭丁寧微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
亦當竭蹙敷陳方 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
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多
是老於患難 陛下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
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 陛下
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慮事無所
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依阿固寵為易若今容其
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得計甚非
朝廷之福臣昔見 早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

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
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
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 陛下方誓
任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
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
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群臣一德一心 陛下
無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万
世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

純仁

臣昨日伏觀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
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
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
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
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當
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慮蓋天下大勢
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
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直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
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
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爲北虜
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
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
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
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
爲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
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
河利害乞付之群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
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許其
開析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無
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特以社稷爲念
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餘罪
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
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
小疵今以一姦臣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
人所罕見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
則於聖德聖功深爲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

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昭鑿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心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万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臣遭逢雖久報答無聞衰病浸加叨逾為懼前年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覲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繁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

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死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服肱近臣簪履復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讎以疑似之言為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誠忽孟軻反尔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効尤在漢有黨錮之寃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絕其萌斬盡屏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因大札赦文放令

逐便使得自新改過免為羈旅之災
堯龍鳥鼎魚咸獲相忘於至道
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
激切之至取進上

宋文鑑卷第五十二

宋文鑑卷第五十三

奏疏

上皇帝書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傳

堯俞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傳

堯俞

論君道

程

顯

論王霸

程

顯

論十事

程

顯

論新法

程

顯

上皇帝書

宇文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
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
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
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
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

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愼也昔成湯既
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則
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
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
荷永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已
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聖
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杆之間詩
曰天難堪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
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
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
尤爲彫敝百竊恐葦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
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

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贖
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
有餘費者樂爲而瀆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
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哀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
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
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
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
服窮於侈麗車馬官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
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
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
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
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值簡修
繫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

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凡杖錫之猶有不梳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尔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决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 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竒

筭守邊無良將巨竊爲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 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 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

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
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
哨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
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羗是
也其俗隨水草迁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
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
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
羗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
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羗非不厚也而去
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羗與南路
磨蓬羅多留菴林諸寨之羗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
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
其前而闕其後乎百之縣所管方戶而居民蕭然者其

弊實在於羗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
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
又驕寵小羗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
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
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
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
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
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
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
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
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

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裘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

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衮冕憑玉几日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傳 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

一勸百固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
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矣 陛下重加矜察
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
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
察 陛下若更加推究讒間且將復起况守忠據權之
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思望 陛下沛發
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
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 陛下而
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万物柰
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令罪人投竄 皇太后必渙
然疑釋 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懽心則天人
交欣其爲 陛下之福 陛下即位勸精勤儉日月未
久遽以金珠事聞臣切爲 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

深慮臣言甚忠懇惟 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傳 堯俞

臣近覩蔡確狂悖 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
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 陛下之
所樂者哉况聽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亡度切恐
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中外側聆
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
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
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 陛下寬聖
心省浮念游精太清以固真粹 陛下之氣和則上下
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
醫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愛
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爲今天下事英

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毋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

題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問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

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行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嘒嘒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闕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

題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

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太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

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

題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僧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僮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

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万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

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
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
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
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
始乎鄉里真法於此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
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
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
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
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
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騎兵
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
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

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
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
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
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
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
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
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今
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
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万游手
不足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
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
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

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万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潛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誓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

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

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百日進尚德
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
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
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宋文鑑卷第五十三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
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
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
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
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
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
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
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

宋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軾

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
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
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
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
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
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
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
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

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
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
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
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
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
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
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
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
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
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水

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
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違之
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孰
敢肆其曾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
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
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
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
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
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
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
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
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十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躡。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万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

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則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豕。以自解布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十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駭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台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

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申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決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万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也。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除

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善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胥肝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絲威福便行駢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
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
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
皇甫璟揚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
餘万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
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
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
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
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
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
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
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
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

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百恐 陛下赤子自
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
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
陂而清之万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
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万一官吏苟且
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幣下奪農時隄防
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以平民
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
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
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
點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
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

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
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
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
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
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
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胥佃
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
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
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
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
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

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
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
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
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比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
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
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御之法莫
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犯之大率處死然逃軍
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
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
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
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
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揚炎廢租
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

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之外別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不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舉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理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

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新法每歲常行雖去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充朝廷既有著令朕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益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剌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求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

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侍豈不明哉縱使此
令决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
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
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拘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
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
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
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
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
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切
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

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巨擘觀親行愁怨之
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
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
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
昔漢武之出財力墮竭用費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干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
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子之天下歸心遂
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
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
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
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再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

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庶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

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慮與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數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

察之齊至疆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
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
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
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
之釁生宣帝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
勳之亂起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 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
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
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
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
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
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
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

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
效服上藥而用下品代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
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
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
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
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其或譏謝安以
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
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
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
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
諛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 仁祖
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

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杜稷長遠終必頽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銳勇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人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

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六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此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

豈蔽賢之亡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
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
死滋更號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
矣文景優容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
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
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
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
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
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
荐更險阻計折毫釐實間一事聳牙常至終身淪棄今
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
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
聞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

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
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
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
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
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
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
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
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
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
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
敝必有姦臣拍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摠於計

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廡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機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日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摧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方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

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

子孫立万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廣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无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且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

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
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
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志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
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
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
濟水是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
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
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道亦
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
賢方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
謂頽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
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戎修完器械關習

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

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

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

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桀

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

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

万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

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

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事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

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以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无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